

虞

初

續

志

序

山來張先生輯虞初新志幾於家有其書矣誠以
所編纂者事非荒唐不經文無鄙俚不類較之湯
臨川之續合虞初原本光怪陸離足以鑿方心開
靈牖彌覺引人入勝雖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凡
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千態萬狀皆可喜可愕
可歌可泣之文亦層出不窮也予間取

國朝各名家文集暨說部等書手披目覽似於山
來先生新志之外尙多美不勝收爰擇錄其尤雅
者名曰虞初續志非敢謂開招萬古心胸有聞樂

觀止之歎然而其文其事則皆可以叱風雲鏘金石
劫塵譚而備翰軒之咨訪者也乃不揣固陋擬
之梓人請以質諸大雅其獲免續貂之誚否時
嘉慶七年壬戌歲仲夏月穀旦鄭澍若醒愚氏書

虞初續志目錄

玉澗鄭澗若醒愚編

桐門胡鳳九苞校

卷一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徐乾學

述趙希乾事 邱維屏

孝節婦郝氏傳畧 章藻功

義士李倫表傳 李漁

林四娘記 蒲松齡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曼殊葬銘

毛奇齡

曼殊回生記

毛奇齡

卷二

閻典史傳

邵長蘅

費宮人傳

陸次雲

義貓記

徐岳

江天一傳

汪琬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梁烈婦傳

王猷定

瞽女琵琶記

吳陳琰

徐菴古佛記

陸次雲

誌王成事

蒲松齡

卷三

侯方域魏禧傳

邵長蘅

總制汪公逸事

毛際可

家貞女墮樓記

毛奇齡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毛奇齡

黃孝子傳

歸莊

似見篇序

陸次雲

卷四

沈雲英傳

毛奇齡

彭夫人家傳

魏禧

戴南枝傳

潘耒

看三生石記

毛先舒

張林宗先生傳

周亮工

孝烈張公傳

王猷定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虎口餘生記

邊大綬

隱逸傳

徐岳

卷五

海烈婦傳

陸次雲

朱道人傳

王士禎

喬復生再來二姬合傳

李漁

乙卯才傳

汪琬

黃烈婦傳

邵長蘅

楊老癡傳

施閨章

卷六

周端孝先生墓誌銘

徐枋

劉孝子尋親記

姜宸英

毛子傳

施閨章

婉蘭傳

徐岳

誌寄生

蒲松齡

王別駕傳

陸次雲

跳月記

陸次雲

神告記

毛奇齡

瓊枝曼仙記

徐岳

卷七

未文學記

金日升

人變述略

失名

施晉省先生傳

李來泰

王白虹妾胡氏小傳

施閭章

崔猛傳

蒲松齡

張麗人傳

鈕琇

目序

陳祖范

口技記

東軒主人

卷八

周君訥齋傳

楊无咎

雜記

高士奇

畫壁自序

范承謨

沈華陽傳

失名

卷九

啞道人傳

徐岳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俞老僕墓誌銘

馮景

記呂尙義破賊事

李紱

書王士俊

袁枚

書魯亮齋

袁枚

女李三傳

胡天游

毛生

樂宮譜

老僧辨奸

沈起鳳

新會兩生傳

車騰芳

楊孝子傳

毛奇齡

張獻忠降生記

李調元

徐靈胎先生傳

袁枚

卷十

諸君簡畫記

毛先舒

天婚記

徐岳

王山傳

馮景

無名生傳

車騰芳

趙孝子傳

胡天游

身不... 書譚牛城事

陳祖范

片言保赤

沈起鳳

徐夫人受封記

袁枚

邯鄲人士小傳

鄭方坤

丙子六婆自述書付子姪

夏之蓉

薩官仙史

樂宮譜

書麻城獄

袁枚

王王屋傳

周亮工

卷十一

續板
桐樵記

味泉居士

卷十二

秦淮問見錄

書撫居士

虞初續志目錄終

虞初續志卷一

小嫻嬛山館重校刊

玉纏鄭澍若醒愚編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徐乾學

廣西偏處南粵而桂林當寶永之外以全州爲門戶左倚蒼梧右據柳江國家因前代之舊置省會於此巡撫都御史行臺在焉康熙十二年季冬吳三桂反書至粵馬公雄鎮方撫其地案令甲巡撫止治吏事未有提督軍務之命公便宜急病約提帥某公飭疆界嚴烽堠厲兵峙糧以絕三桂連結閩粵之路未三月將軍孫延齡叛應之延齡

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夫也。初有德鎮廣西，戰歿無嗣。廷議以其功高，不忍使他人代將。用延齡爲將軍，俾統藩下軍。仍鎮桂。延齡統裨子不知順逆，因與都統王永年有隙。十三年二月下旬七日，遂殺永年及副都統孟一茂等三十餘人，以兵圍臺署，傳僞命遺公冠服，且脅之降。公朝服北向叩首，曰：臣亡狀，祇以一死報國。拜畢，闔書室自經。家人踴戶救之，適有自提帥所來者，謂當與總督會。兵卽至，公曰：果爾，吾何難少竢。因密疏陳延齡叛逆狀，且言賊圍守之嚴，一切上下文書皆截劫不得。

達臣責在封疆。義惟一死。昨潛報督提。並云救兵
將至。姑少待之。望亟移。鄰近禁兵。拯粵民於塗炭。
時三月朔日也。疏至。

上始知公義不黨逆爲之色喜。踰月督提兵不至。
公語長子世濟曰。賊勢雖強。人心自固。汝速赴
闕請兵來。我爲內應。破之如振槁葉耳。無徒父子
相守爲賊所屠也。世濟潛達江西巡撫江西董公
衛國奏其事。

上益喜。遣章京一人馳護以來。至則授以四品京
卿。六月賊圍愈急。公夜爲再陳粵西情形。疏付長

孫國楨極言桂林人心素輕孫賊而吳逆遠不相救有反掌可復之勢倘大兵亟到功可立就粵西既復吳逆腹背受敵平蕩可期臣遠在五嶺萬里外若機有可圖臣敢不竭力如其不濟惟有與妻子同齒劔死則無負

皇上知遇而已俾與客朱昉鑿墉而出數日客李子變又將次子世永潛出從之抵京

上復大喜并朱李二客並授以官于是賊偵知公終不肯屈而子若孫入朝請師者相踵乃使其兄延基率兵排闥前執公公引珮刀自刎血流被體

賊卒前拘奪之。公握刀甚固。截卒手落。其三指終
被奪不得死。賊鼻公出。并親屬四十餘人。幽別室。
而守公者甚嚴。卧起不得自適。如是者四年。一幼
女四孫及婢僕四十人。以凍餓相繼死。十六年夏。
三桂惡延齡異己。以公在。或爲所誘。乃使賊吳世
琮至桂林。攻殺延齡。隨召公稱僞詔。欲降之。公鬚
髮怒張。目眦盡裂。罵曰。吾大臣義當死。所不卽死
者。欲手刃汝輩。叛賊歸報。
聖主耳。今志不遂死矣。何多言。世琮見公語峻。無
降意。攝公置他帳。使其黨說誘百方。更進以酒食。

公傾食擲器。怒罵不絕口。賊度公終不可脅。遂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次家僕諸老道等九人。次及公公。顏色不變。怡然飲刃而逝。蓋六月十一日也。配李氏子婦董氏女二姐五姐。妾顧氏劉氏子妾苗氏。聞變相率自縊。客孫成陳文煥。匍匐宵行。至梧州。告哀於將軍傅宏烈。宏烈以聞。

上惻然憫嘆曰。馬某果不負國矣。其議所以褒恤之者。議上。俾從優更議。成文煥亦得除郡佐縣令。馬十八年春。三桂死。粵東西以次悉平。次年夏。世濟奉

詔迎公喪。及冬至粵粵人言公既亡命。賊下合禁。收其屍。暴野外四十許日。賊將趙天元過之。見其左右各挾一子。色凜凜。有生氣。下馬太息。解衣覆其上。次日使人瘞之。廣福寺後。桂民感公義烈。私以辦香酌酒奠瘞下者。至今無虛日。初李夫人在囚所未知。公遇害。守者房李二弁登垣告之。婦董請于李夫人先死。次願。次劉。次苗。二女與願已就縊。猶以其輩行相讓。李夫人身爲收斂。乃奮身入纜而卒。今粵人言如此。又部出易友亮者。奉衣一襲進。曰。此

上所賜御服也。公不忍污賊手。先卒。數日。授某謹收之。今幸不隕命。敢以歸。笥世濟泣受之。以粵人言徵之。成文煥所述。行哭求公屍。自公與李夫人以下骸骨。皆在。十九年。世濟還京。復命上賜衣於朝。

上嘉嘆無已。卽以衣賜世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賜葬。加祭諡。文毅。

親灑宸翰。以樹隧道。廕一子入監讀書。配李贈夫人。祔葬。予祭。婦董。以世濟官三品。亦得贈。淑人。論者謂公報主之志。久而彌堅。而

上褒忠之典。加而無已。君臣之際。可謂兩盡其道者矣。公歷官名績。及世系葬域。皆詳碑誌家傳。茲不備著。

鄭醒愚曰。死吳逆之難。惟公與范文貞公並傳不朽。而閭門殉節尤罕見也。

述趙希乾事

邱維屏

予崇禎八年。聞南豐趙孝子爲母疾。剖其心。母旣愈。孝子不死。而孝子腸出腹間。矢反自上出。後數自會城轉歸于南豐。凡五過。未及悉其詳。且求見其人。久之。孝子已由學生用宏光間。登極恩選。補

太學時罷去而以言星命術來寧都辱過始見之
從得其友所爲傳孝子姓趙名希乾字仲易南豐
河東人父師高遊于吳而豐城李見羅先生寓吳
從之學歸著浩然集良弼金鏡錢鈔議九邊屯田
議等書而蚤死遭兵亂希乾盡失其書頗自爲恨
希乾幼孤依其大母母皆嫠婦希乾殊有篤愛家
人嘗觀優爲劇見安安事卽用呼希乾希乾由是
小字安安既娶婦以不能事其姑希乾出之年十
七希乾母病瘡甚希乾念父之死以瘡也心甚惶
惑詎曰者一之口者遽眴希乾而嘻曰危矣剖心

其可。瘳乎。聞者皆怪。日者語。何決至此。希乾心識。日者言。歸齋沐。中夜起。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卽取刀坐床上。割其胸肉置几間。而。是時天大風起。衝其門。希乾輒驚爲家人知之。頃之。無有希乾竊捫其心。不可得更反刀刺其胸腸。大出心終無所取。無何引刀斷腸數寸。內其餘裂。絮稍窒其穴。呼弟妹起。令取几上肉并腸煮進其母。是時天旣明。其仲父出見。以謂希乾割股也。願希乾血出處。悶絕于床。乃大呼。謂希乾死矣。久之而甦。此創合希乾竟無恙。希乾過余時。去其事已。

二十年方丁太母艱而其母亦無恙。余怪希乾腸已斷不復屬而噉飲如恆人求觀其胸下腸截竹一箭。膾腹間。箆腰鼻皆有帶。縣繫于頸及背。承所出腸。箆既解而腸端漉濡濡下。乃如是不死死固洵不以刀刃哉。始聞者言趙生事皆笑其愚。及觀其友傳亦有取其愚者。予竊以謂皆未之得。希乾爲余言其大父父死時。皆年三十有戔。大母李有兄公之暴戾不能安其室。希乾弟希元出爲從父師。寘後希乾爲其大父父適子孫也。又無兄弟苟如希乾。意以自刃死。則其父斬焉。且令兩世節。慶。

何以生哉。然則希乾不可不謂之愚也。其得不死。非獨誠孝之感。抑天不令其大母母無依而已矣。希乾爲人。愿樸年三十有六。以亂奔亡時。所讀書盡佚。數從予借。西銘定性書諸篇抄閱。予知其學之日至也。

彭躬菴曰。不但序事如畫。卽道已意處亦如畫。鄭醒愚曰。此篇與前志少異。故錄之。

孝節婦鄭氏傳畧

章藻功

孝節婦鄭氏。福閩縣人。諸生林國金妻也。年二十一。于歸。寧生二子。國奎病且卒。婦決計殉。縊不得。

死○就○庭○除○前○井○姑○覺○徬○徨○從○井○援○曰○爲○我○存○兩○孤○
婦○乃○強○活○支○離○一○室○聲○不○出○戶○外○已○而○雨○孤○痘○殤○
一○婦○意○今○一○雛○可○以○累○姑○匆○促○投○江○水○前○渚○漁○者○
舉○網○截○浪○得○不○死○載○還○未○幾○姑○寢○疾○婦○磨○刀○剖○胸○
剪○肝○雜○麋○煮○進○姑○姑○疾○遂○瘳○姑○婦○相○倚○者○五○年○族○
有○亡○賴○子○夜○分○鑽○室○入○婦○驚○蹴○姑○起○起○次○日○互○徙○
字○避○之○亡○賴○子○造○嫂○書○千○言○誣○婦○婦○大○恚○舉○刀○割○
左○耳○不○能○斷○奮○力○拉○耳○擲○榻○前○姑○與○宗○老○具○牒○訴○
邑○令○令○勿○願○婦○益○恚○曰○誣○不○白○存○一○耳○听○齷○齷○之○
言○何○爲○復○割○其○右○者○噉○齒○奮○刀○刀○躍○背○墜○席○觸○絜○

人寸許。宗老復往。訢令令勿。顧如初。大中丞卜公廉知檄邑取林氏。父兄狀胥吏始驚怖。罔知所爲。公示期。設座轅門。縱往觀。先捧兩耳進。徧示觀者。隨閱。嫚書怒甚。每一行。命批頰十數。已傳杖杖三十。論充邊衛戍。徐手卮酒。獎婦之父。而答所生亡賴子者。事白後半年。左耳更生完好。右始長。輪廓悉具。公開復申獎語。以婦年三十二格于例。未得題請。先是郡始旱。四郊禾就稿。忽雷電大作。沛然雨。竟夕適中。丞下檄來時也。遠近傳者莫不頌公神明。而太息痛恨于貪鄙昏庸之邑令云。

鄭醒愚曰。節婦予祖姑也。少時家慈爲予言。祖姑事甚悉。旣而思作一傳。以傳吾祖姑。又慮吾文不足以傳祖姑者。爰中止。後讀述異記。薄其不詳。及觀此。乃喟然而嘆。知凡事之有闕於忠孝節義者。大人君子固已發揚之。惟恐後耳。又烏待吾之傳吾祖姑也哉。

義士李倫表傳

李 漁

義士李鑑。字倫表。杭州郡學諸生。福建巡海道陳公大來之幕客也。爲人厚重醇樸。外不足而內有餘。陳公喜詆諧。善揮霍。多聲樂之嗜。倫表則力崇

儉素終年不近色。與人言。訥訥然不能出諸口。事
專與公相左。雖由性然。亦欲以身諫耳。若是則公
宜憚弗與居。卽居亦不久。孰意其親之愛之信而
任之。歷十餘年如一日。雖骨肉周親不啻也。甲寅
之變。耿藩遣使持檄至。約與同叛。時公方視事。見
檄。髮指對使。手裂于公堂。人謂倫表曰。綱常壞矣。
吾輩處此。當若何。倫表曰。公意何居。蓋先叩兩端。
而後決其是也。大來曰。海道不轄兵。難以議戰。惟
集同城文武合謀。奮死力圖守。以俟大兵之至。濟
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倫表曰。善。但守則必

需積貯乃今庫帑罄懸倉無斗粟奈何且慮同城
文武未必皆心此心姑嘗試之可耳言畢促公早
出詎意集眾之令未下而所屬文武已先易服以
示右祖且慮當堂殺擻明示不從耿藩問罪之師
且暮卽至池魚林木之殃在所不免肘腋之內卽
有伏戈反向冀邀功于首事之一人者公甫出卽
退謂倫表曰事不諧矣有死無二但少一程嬰梓
白爲宗祀計雖忠不孝爲可慮耳倫表曰先生豈
疑我哉設有不諱我當仔之此頭可斷此言不可
食也公笑曰知君必爾姑以前言戲之言訖拜託

倫表亦拜而受之。公自是勇于殉難。無纖毫內顧于衷矣。遂偕妻妾愛女共二十有一人同時縊首。時公四子。惟居長一人名汝器者。年十五六。餘皆黃口。殯殮死者。調護生者。皆以一身任之。然任之非易事也。此時地覆天翻。人心叵測。既以叛者爲是。卽指不叛者爲非。同城文武保無欲絕龍比之。後以快操莽之心者乎。此同時僚案之可慮也。且前此海禁甚嚴。公亦奉命惟謹。有愚民嗜利忘害。違禁出洋。以冀非常之獲者。公必殺無赦。是以漳泉二郡之民。奉公者戴之如母。藐法者疾之若讐。

乘此紀綱茂絕之時保無遷怒于噍類以快其私
忿者乎此遐邇人心之可慮也是此四孤也者實
爲眾射之的此卽當日程嬰杵白合謀謂立孤難
而死易杵白匿假孤于山中嬰出謬舉取假孤與
杵白而殺之真孤始得苟延之勢也當日爲屠岸
賈者一此時則偏地皆其人矣倫表以一身撫四
孤旣三倍于程門受託之數又以一身充二役安
所得僞匿假孤之杵白而殺之其難之又難可知
已倫表則施妙用于其間欲爲忠臣撫孤先結不
忠者之心以消其忌且此際之奸民不憚死者而

憚生者不畏忠臣而畏逆臣。權有故也。倫表往來其間。飲酒劇談無虛日。諸孤賴以安枕。未幾而藩使復至。移詣孤及倫表入省城安置。時海上有事。倫表慮生者行後。諸棺燬于兵火。且俱在海道。署中此時攝策者。係倫表同鄉。故不令他徙。將來代之者至。豈復能容。故力請緩期。俟擇土瘞棺而後去。使者不能待。欲先挾諸孤以行。倫表以明哲保身之術。授之使先行而已。後至。執意諸孤行後。鄭錦率海兵登岸。耿劄漳泉二郡。與之使畫疆而守。居其地者。無兵符不得出境。是以諸孤在省。倫表

在漳。風馬牛不相及矣。倫表安厝諸棺。各得其所。又皆覆以淺土。爲將來移葬之地。時有總兵趙得勝者。駐兵海濱。料陳公必有厚積。計欲發其所藏。生前寄心腹者。惟倫表一人。未有不知其處者。執赴海澄。訊之。與綱紀孔立。同日被逮。立則陳氏之義僕也。挺身而前。謂司鐵鑰。許出納者。惟我一人。李乃西賓。烏與內事。趙曰。果如是。當直言無隱。立曰。主人素輕財。俸錢入手。隨時散去。况負積逋。以數萬計。有亦償債。豈獲存爾。趙不信。拷之所招。如故。榜掠至數百而不死。次日復訊如前。始斃杖下。

立妻有殊色。趙將囚之。歎曰：主為忠臣，夫為義僕，豈可以一人事警而私全家名節乎？自經而死。趙志未遂，復將有事于倫表。時耿卿不曉，卿驢告警，檄趙出師。趙繫倫表于獄，侯歸日處介。倫表幽囚，困苦備嘗，慘酷後趙以抗耿被殺。倫表得脫返漳，不數月而。

王師至矣。耿乞降，鄭亦復歸于海。倫表遣人逆者，孤為扶輿還鄉。計詎料鄭兵伏于草莽，奪陳兵，孤而去。倫表搶地呼天，謂我勤勞數年，冀撫諸孤，成立扶喪北返，然後冒死叩關乞。

聖天子獎譽忠臣而恤其後。乃今若是。是我負託九原。爲善不終。何以見知已于地下。觸項流血。怨艾不已。時在新海道毓賢王公署中。王公勸慰再三。雖強爲眠食。而五中摧裂。膏肓之疾。遂胎于此矣。自是日漸尪羸。醫卜皆云不省。王公謂其子曰。汝不勸父生還。必作異鄉之鬼。汝能免乎不孝乎。其子泣諫不從。必欲以身殉。知已王公曰。汝殉知已固宜。但閭閻尊人在堂。皇汝甚切。占之俠士有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汝獨厚友而薄親。權其輕重。無乃不可乎。倫表朗之。幡然失色。乃詣詣棺所。

哭別而行。夫以病軀歷遠道，兼之所欲弗遂，憤而繼之以勞，求其弗死，不可得矣。然猶幸不死于道，而死于家。天報善人，惟此一著，其餘皆不可問也。其尊人告予曰：吾兒易簣之前，命家人設五神位于中堂，祀東西南北及中央上之五帝。家人詢其故，謂五帝奉玉皇詔而來，將有以命我也。家人曰：若是非特免災，且多後福矣。對曰：不然，其所以命我者，乃使治鬼，非治民也。言訖，從容談笑而逝。予謂果如斯言，始足以服爲善者之心，否則福善禍淫之說，幾乎謬矣。奪顏回以年，斬伯道以嗣，皆若

前車之既覆者也。仁義道德之事，孰肯復爲之哉。

林四娘記

蒲松齡

青州道陳公寶鑰，閩人，夜獨坐，有女子舉帷入視之，不識而艷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宵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顧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促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爲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爲君輕薄，殆盡。」

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爲。無何雞鳴
遂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雅飲談及音
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
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托于音節奏。
強半遺忘。恐爲知者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節唱
伊涼之詞。其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爲酸慟。抱而
慰之。曰。卿勿爲此亡國之音。使人於邑。女曰。聲以
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
昵。過于琴瑟。旣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
涕。夫人窺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

爲麗壘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女愀然曰
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
爲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畏疑卽從此辭公曰
我不爲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
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
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
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
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隲詩詞瑕輒疵之至好句則
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
時亦偶爲之公索其贈笑曰兒女之語烏足爲高

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笑云。冥
王以妾生前無罪。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
宵。永無見期。言已慘然。公亦墮淚。乃置酒相與痛
飲。女慷慨而歌。爲哀曼之音。一字百轉。每至悲處。
輒便哽咽。數停數起。而後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
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雜聲忽唱。乃曰。必不
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嘗
率成一章。索筆。搗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敲。乘音
錯節。慎勿出。以示人。掩袂而去。公送諸門外。溼然
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

曰。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閒。看。殿。宇。
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冢。
簫。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難。爲。厲。蕙。質。心。悲。只。問。禪。
日。誦。菩。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梨。園。歌。
代。哭。請。君。獨。所。亦。潛。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
誤。

鄭醒愚曰前志有林四娘記吾閩林西仲先生
文也其中事迹與此篇迥殊卽林四娘自述姓
氏里居亦相去遠甚惟二人皆以爲晉江陳公
寶鑰事耳然陳綠崖官山東爲留仙父母之邦

而此寔陳公任青州道時之事。留仙自嘗詳悉。頗未。林西仲則與綠崖有桑梓之誼。云陳公任江南驛傳道爲其所述。則事又近乎可信。錄之以見與前篇傳聞之異。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吾家某于九月廿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會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

共養父母焉。卜居于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
 花米店。仲開布庄。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
 並列其中。一間為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
 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
 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
 太疏。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
 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
 以一餐為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
 蚤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于中
 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

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當
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
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于櫥中隨意取錢
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櫥中錢缺則其子
潛補之不合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遊或博奕
或榜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
安置所游家并囑其家作輸錢于老人老人勝輒
勇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
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
七歲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

總兵劉兆以聯來其問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廢孫之言矍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原評云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之給老猶博奕樗蒲雖克享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廝養卒也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鬻其身而不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又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志焉蓋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養而不能曲盡其道者觀

此能無愧乎

曼殊葬銘

毛奇齡

曼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予能食賀人謂之糟糠之妾既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累病不可解嘗夢鄰廟阿母喚之去牽予衣不忍醒而惡之飾桃梗額已送廟間若代已者乃復圖其影于幃而白題之名留視圖觀者哀焉先是曼殊將歸時相國馮公予師也爲予擇娶之而憐其慧視若已女至是公將致政歸謂曼殊曰本以毛生無子故娶汝今三年不身而大婦忽南至汝自料

能安其身耶抑否乎且毛生年大家故貧也蕭山
去此遠貧不汝鞠家去此遠則叵測年大棄汝早
質鵠口噤則具摧挫有難言者汝曷不請去而質
質爲益公愛是人并愛予以爲爲予兩人計無過
是也曼殊聞其言大驚反覆泣謝執不可且曰本
謂公教以禮義不謂其出此也獨不聞女不嫁二
夫耶當斯時有婦辯而坐于傍者笑而曰有是哉
誰則以妻汝而夸謾若是顧曼殊曰毛先生非汝
夫也曼殊乃大恚號咷呼曰天平人不以我爲妻
斯已耳乃謂我無夫不如死攫身擲于地公急止

之曰賢哉歎而起曼殊歸謂予予曰然惟公亦爲
予言之汝試思予豈欲去汝者特爲予汝計無出
此便獨需汝自決耳曰吾決之矣君果遺予則予
請先死君前不然尙憐予而終收之言訖誦雙膝
著地曰以乞君既而有戚媪居京師者假予言遣
之初不信重強之以爲果然哭踊氣絕一婢持抱
之不得死三日高郵葛先生力救得活然自是氣
覆血上壅涎液結轆不可下嘗泣曰吾死固分獨
不能爲君生一兒指婢曰俟此子長可當少吾無
憾矣又曰吾病不可耐病小間吾嘗從阿潘居尼

寺中。雖然。君南行時。其能掩面一揮手耶。君毋嫌予。他日願以尼從行。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日病發卒。年二十四。初曼殊有二婢。一名金絨兒。卽予師馮公所遺賸也。一名來子。光祿王君買贈者。後以乏食賣來子。惟金絨兒存。至是金絨兒年十七。曼殊所稱侯。此子長者是也。前一月金絨兒亦病。及聞主母死。不能起。匍匐出伏靈牀下。叩頭哭。越七日亦死。初予將葬曼殊于豐臺張氏之阡。黃門任君謂予曰。生不忍相離而死。棄之。予曰。然。遂攜櫬歸蕭山。將附于藏予之地。而系以銘。銘曰。生矣。

相隨豈既死而魂無不之歸哉歸哉汝在斯

曼殊回生記

毛奇齡

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死而有息。願僊。禁不
內藥。眼鼻血迸出。醫者謂中死。法不治。會十五日
入朝。同朝官藉藉稱高郵葛先生。國工在孫黃門
家。盡診之。既診曰。是氣歷也。肝衝以逆。極憤不得
洩。擁周身之涎與血而填之。肺俞之間。故氣不下
接。覈不上。關五藏入會。皆結。轉而不得其通。是非
湯液所能攻也。然而何以致此。先是。予來京。相國
馬公。予師也。憐予無子。擇取曼殊為小妻。及予室

南○至○以○屋○窄○徙○居○曼○殊○右○安○門○而○馮○公○憐○之○惟○恐○
曼○殊○終○失○所○囑○予○遣○曼○殊○而○迎○曼○殊○至○其○家○親○勸○
之○去○曼○殊○執○不○可○座○有○旗○下○婦○辮○髮○曉○譬○甚○至○曼○
殊○謝○之○泣○公○亦○泣○既○而○公○乃○推○按○起○曰○賢○哉○請○月○
致○米○石○薪○蔬○銀○五○金○以○佐○不○給○曼○殊○歸○酣○兩○膝○階○
地○旬○勿○遣○予○慰○之○既○而○予○戚○媪○有○居○京○者○假○予○言○
遣○之○不○信○重○強○之○且○曰○汝○之○去○就○何○足○關○而○堅○拘○
乃○爾○曼○殊○聞○其○言○大○憤○且○誤○以○爲○果○予○意○號○咷○曰○
命○至○此○耶○攫○身○而○擲○之○其○婢○持○救○之○不○得○躑○躅○氣○
絕○曼○殊○之○死○以○是○也○葛○先○生○曰○有○是○哉○有○人○如○此○

而吾不爲之急救。吾負吾術矣。乃治匾鉢。理錡。鬲。湔。本。燂。石。手。研。而。指。調。之。先。以。物。刷。眉。間。絞。桑。皮。蘸。末。探。鼻。竅。中。焚。石。炭。于。盞。澆。以。醴。用。巾。覆。首。接。盞。使。臭。沸。而。騰。入。于。鼻。初。不。爲。動。而。遲。久。而。眉。小。皺。又。旣。而。甦。楚。曰。可。治。矣。乃。以。酢。梅。刷。其。齒。橋。雖。齒。間。研。九。子。嚥。之。不。內。再。嚥。之。且。擗。雞。翎。之。翹。者。探。喉。間。忽。涎。涌。如。泄。乃。獲。藥。注。之。涎。盡。然。血。尙。未。下。當。是。時。病。者。拳。手。垢。目。稍。開。動。而。日。已。逾。午。葛。先。生。飢。乃。就。鄰。人。買。不。托。食。之。于。是。和。齊。市。眾。香。麩。煮。令。嚥。時。日。已。墜。地。曰。吾。去。但。煮。渣。食。當。能。

言預貯茗汁和他丸待之聞鄰廟鍾聲若有唏噓
在床者急取火視大哭已而服臆果能言初曼殊
善病嘗夢奶奶喚之去不肯曰俟汝三年奶奶者
大士稱也至是復見奶奶至曰吾憐汝飲汝葛婆
水一啜而醒葛婆者疑葛陂之訛也然而先生果
葛姓方予下朝時卜前門武安王祠其卜祠有碧
玉生來字碧玉者小妻也生來生之也又曰正是
人間第一仙則在武安已呼先生爲仙矣嘗讀倉
公傳嘆古有聖儒能起死人令之生今無是矣葛
先生非耶先生名天廡國子生淑承其字也父寅

谷。以醫仙去。十月二十記。

原評云。較倉公傳有倫。脊。但分敘兩事。不覺界
劃六么拍序中。仍有散序。方見名手。

虞初續志

卷

三

虞初續志卷一終

虞初續志卷二

小娜孃山館重核刊

玉纒鄭澍若醒愚編

閩典史傳

邵長蘅

閩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亭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吏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悞而急男女犇竄應元帶刀鞞出躍馬大呼于市曰奸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某無幟應元又馳竹行

呼曰事急矣。入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
听予若林立。士若堵墻。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
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
依都司堂檄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燧前驅。清道而
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
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及行。
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
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
金陵降。君王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
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抗距。

攻之輒收速者卯在漏刻遲不邁旬即自京口以
南二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
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居多初雍
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縣明太祖御
容明倫堂率眾拜且吳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
尉陳明選上城守明選曰吾知勇不如聞君此大
事須聞君來乃夜馳驛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
家于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于戶裁
及萬又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
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

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今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壁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麋集于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鉄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醕鹽鉄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畧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檄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眾乃架大礮擊城垣裂應

元命用欽葉裹門板貫鉄紐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隙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東葉爲人人竿一燈立啤曉間市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宮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單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土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詣

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
日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肝土分茅爲
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
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鬚
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蕪然輕
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敷醢醢
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名選寬
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
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軍畧地
蘇松者旣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

千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矣！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西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柰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旣規知城忠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鉅冑皆鎭鉄刀斧及之。声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陣，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

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從○烟○焰○霧○雨○中○鏖○擁○而○上○
應○元○率○死○上○百○人○馳○失○召○乾○者○入○所○當○殺○死○以○千○
數○再○斂○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躡○身○投○前○湖○
水○不○沒○應○而○劉○良○佐○合○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
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
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
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柩○裏○
禪○院○僧○夜○聞○大○呼○速○所○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
元○死○凡○攻○守○入○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五○萬○死○
之○六○萬○七○千○巷○戰○者○又○五○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

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
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
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劍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
或曰闔門殺火死

論曰尙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
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大吠堯隣女詈人
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閩典史事
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
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
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烏呼可感也哉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語
周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宮人見主憂流氣昌熾
未嘗不竊抱杞人慮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
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
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預爲計也承恩竒
之寢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問承恩者愈數承
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
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
耳承恩益竒之曰若云預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

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有魏宮人者，年差長于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

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劔刃所御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

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于鼎湖也時尙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主願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李白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死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

而香且數日也。費宮人曰：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
管井中，賊鈞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
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艷，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
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
之辟易于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
羅姓者。羅干闖衝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
酌，勳羅甚喜。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
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耐從難，太監王承恩于其
測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
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

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諸賊大張樂爲羅
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色酌又
以大觥道飲。羅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闔王而
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
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卧。勦如雷宮人屏去侍女
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七首
腕。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
而始僵。賊眾驚闕。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
眾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到粉項
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歎而禮葬之。遂以

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陸士雲曰：夫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女子小人宦官宮妾，取宮妾如費魏宦官如王承恩，卽丈夫君子何以過取？余傳之以愧天下之丈夫而不丈夫，號爲君子而不爲君子者。

鄭醜愚曰：毛西河言：宮人頻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成天也。蓋宮人初志在得自成，不能得自成而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亦足禱自成之傀矣。

山右富人所畜之猫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攜猫逃至廣陵依於巨宦家亦愛其猫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猫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猫卽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猫背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猫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猫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猫不死俱在天如宮中天

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屍與猫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猫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猫之三覆鳩酒，何其靈。呼救不得，徇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猫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鳩毒，非猫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主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爲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

而不能決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

江天一傳

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敝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字知名。而深沉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

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
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逐麾下狼兵譁於
途所過焚掠將抵嶽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
以委天一天一腰刀抹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
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
械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
風內附而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
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
曰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溪一
面當孔道其地獨平地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

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陴不少怠。間出逆戰。所殺傷畧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人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屬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日。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誓。衛

若六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率詣通濟門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僉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齋辨疏詣闕上之復作顛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泊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小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上無以尙也子得其始末

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駒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尙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稼樵夫翁君漢津云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待百人小者亦四

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貴
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為人因名渭自謂
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翳短小精
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蓄之顧謂渭善也渭鬚
繞其面髮絳絳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踏曲頰世
之兒童戲繪以爲異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
天下事則哀衣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
好學深思常偃仰曰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
而人以其爲高友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
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

益落常試。居下白袖。其女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絃。曾絃取熟視曰。子文誠喜吾粹。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女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豫。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女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

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况能
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爲
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
椀。肉羹耳。火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
固且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
吳伯裔。吳伯循。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
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怛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
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
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
鬱。澗迫習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錄中外

死事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
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顛張且斷矣
渭猶右手灑其髯之面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顛徐
步行口喃喃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
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
後鬻於市僧黽滑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
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
霖云

侯方域曰嗚呼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
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

匹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霖之大畧者也。稍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卽禍衡何足道哉。嗚呼。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梁烈婦傳

王猷定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幃妻也。父爲四川布政國。銳母李氏。烈婦生有至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過糜爛。商邱聞賊逼境。或惶懼。公按行城堡。脩守禦。拓戎邏。

凡砲弩之屬無不具數。單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烈婦窺公倦，輒廢食泣下，慰勞兼至。當世時朝廷屢詔督撫殺賊，而督撫及諸將畏賊不敢戰，倡議招撫。廷臣又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守令。多儒生不習兵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奉印綬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爲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城存亡。」烈婦曰：「諾。」第目公佩刀，各奮衣而起。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眾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距守，旣夕甯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公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倘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

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胄而出，呼守陴者發砲石，頗擊傷賊。賊稍卻，烈婦傾橐裝市牛酒以資軍賞。垂五日，賊攻益急，仰射人馬，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人馬蹙蹙，遠城至。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人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地。烈婦聞之，驅婢媵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時白衣，係環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

別時語而肯之。取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材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慷慨赴義如此。一子變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惟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兇僕王政負兇逃。是夕邑民求公于亂屍中救之。越三日。甦而烈婦則已死矣。商邱人相與感歎。立烈婦祠。春秋祀之。至今不絕也。

論曰。商邱古睢陽地。今人過雙廟。每歎留連。不忍去。以爲張許猶生。云越千年而烈婦出。與之比。

烈異哉。其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廬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予與梁公善。恒述烈婦生平孝敬。勤儉。輒嗚咽。茲不具論。論其大者。

瞽女琵琶記

吳陳琰

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日瞽挾琵琶。漫遊遍宇內。然冥行無倚。衛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遇諸塗。時積雨乍晴。潦水沒踝。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浮水。固衣如皆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為者。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京兆指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

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且休。今夜令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為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真仙也。床頭金易盡，惟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數更得金一鎰，遂別乃行。視前益快如迅電。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惚間，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七首，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懾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同有朝貴墨而淫縱，知其事艷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

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聞或不聞舉家
驚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
琶落枕上分裂爲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畧
言國家尚咄公等外禦邊疆內循郡邑任重身微
神爽或墮報塞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怒太盛
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驛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
作奸貪得靡極妾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得書惶
悚不久竟以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隆生者與
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秘傳順治年間人猶有
見之者

徐菴占佛記

陸次雲

石佛菴在映壁菴石壁之上。一椽小築。壓壁之扁。徐菴在石佛菴之上。一椽小築。較石佛菴稍寬。壓菴之肩。石佛菴一石佛。石佛之外無餘佛。徐菴三古佛。古佛之外無餘佛。石佛之像高三尺。垂目。跌坐。與世像同。而古佛甚異。佛身之高幾一尋。中則釋迦求道像。清槁貧削。肩臥。準軒螺髻。結而不理。盤坐一枯樹根。若有所思而未悟者。腹臍內吸。若久不粒者。肌骨稜稜。粟粟若六花。週繞強自撐耐者。皆儻若鳥巢。其頂者。膝踞若藤穿其膝者。石普

賢身跨一灰象兩手平衡捧貝葉兩目不瞬注貝
葉貝葉失矣手猶是目猶是也若從無字句處參
觀而有得者所跨象眠齒突頤外雙目宛轉善睨
人人亦與之左右睨往往人象相睨有久而不捨
者左文殊與普賢雁行於釋迦之次一手持藤杖
一手着膝上坐獅師之狀龐然以伏貌猛而性善
然人之愛獅不若愛象也及晦夜入佛堂爐香不
紅琉璃火滅有兩炬炷燭射牕闥人卽大恐退以
爲室有虎也乃從壁隙諦窺審其所在炯炯者獅
之目蓋獅目陽燧爲之也故人之宿於菴者愛象

又不若愛獅

澹人云無起不結無衫不履畫家逸品反在神品之上

誌王成事

蒲松齡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數間。與妻卧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中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唯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所。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爲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

釵躊躇歎一嫗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遽出授
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直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
夫君伊誰荅云故儀賓王柬之也王驚曰吾祖也
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卽王柬之之孫耶我乃狐
仙百年前與君祖纏綵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遺
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
言便邀臨顧嫗從之王呼素出見敝衣蓬首菜色
黯焉嫗歎曰嘻王柬之孫子乃一貧至此哉又顧
敗甕無烟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
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後請

復相見王挽留之。姬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在
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爲妻言其故，妻大
恸。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
糴米麥各一石，皮與婦共短榻。婦初懼之，然察其
意，姝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倚直，搯小
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貲，曰：汝祖在時，金
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
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
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
餘端，以歸。姬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

勤勿懈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
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
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淙淙徹暮簷雨如繩過
宿渾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踵心畏苦之待至
亭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
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
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京中巨室購
者頗多價甚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貨葛雲集價
顛貶後來者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
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

日計食耗繁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貲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啟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爲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蹀躞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鬪鷄者一睹輒數千每市一鷄恒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貲僅僅足販鷄以商主人主人亟懲惡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鷄盈擔復人都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做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

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體。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爲扼腕。王自度金盡。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鶉之死。未必非此鶉。聞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旣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肉食。鶉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鶉如命。先是有某王者。好鶉。每值上

元輒放民間把鷄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直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鷄鬪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鷄人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鬪者。上卽有一人把鷄趨而進。王命放鷄。客亦放。畧一騰蹕。客鷄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敗者數人。士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鷄鍛羽。更選其

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鶉。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曰。縱之。脫鬪而死。當厚爾償。成乃縱之。玉鶉直奔之。而玉鶉方來。則伏如怒鷄。以待之。王鶉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解。而其怒益烈。其鬪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罔不歎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啄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負否。荅云。小人無恒產。與相依爲僉。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直。中人產可致。頗願之。

乎成。倚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顯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值也。成曰。大王不以爲寶。臣以爲連城之壁。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卮向市。歷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鷄者。成囊鷄欲行。王呼曰。鷄人來。鷄大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

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快快。但文
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卽如王命。王喜卽秤付
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慙曰：我言如何。子乃急
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
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
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爲。出金相慶。姬
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姬早起使
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
訶。過三年。家益富。姬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
姬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

虞初續志卷二終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剗閭也不
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
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鄭醒愚曰懶若能致富世之浮手惰民豈復有
貧賤哉須知王成之富非懶得之實由至性不
移得之也